

【原乡切片】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黄河口观鸟季

□阿仁

从垦利城区出发，向东行驶不过半个时辰，天地忽然就摊平了。不是江南那种被青山裁剪过的平整，而是洪荒初开般无遮无拦的坦荡。人仿佛成了被倒空的口袋，所有逼仄的思绪，都被这苍茫的风吹得四散。还未见水，先听见声音——那不是具体的涛声，而是一种浑厚的、无所不在的低鸣，像是大地深处一架巨大的纺车，在日夜不停地纺织着光阴。

“当黄河把天光锻造成青铜编钟。”没错，那声音不是听见的，是身体感知到的震动，古老、沉雄，带着铜锈的质感。

待到真正立在堤岸上，那“青铜编钟”便化作了眼前的万千气象。仲秋的黄河，少了夏日的狂躁，多了份沉淀后的雍容。河水是浊黄的，可在这下午三四点钟的日光斜照下，竟反射出一种沉甸甸的铜金色，仿佛真是液态的金属在缓缓流淌。天光云影跌落其中，没有被温柔地接纳，而是被这铜汁般的河水悍然“锻造”着，碎成一片片金色的鳞甲，铺满了整个河面。而两岸，那无边的芦苇荡，正应和着这宏大的乐章。芦花的白落满衣袖，那白，并非温柔地飘落，而是浩浩荡荡地席卷而来。那不是雪，雪太轻飘；那是霜，是秋天正以霜的形式，慢慢沉积下的、有着重量感的浩白。这白与河水的浊黄，与天空的瓦蓝，构成一种最原始、最强烈的对比，撞得人眼眶发酸。

而鸟，便是这天地画卷里唯一的、流动的魂魄。起初，只是天边一些移动的黑点，像宣纸上偶然溅落的几滴淡墨。它们越来越近，渐渐汇成流，凝成阵。最震撼的，是看它们掠过那道贯穿苍穹的裂痕。黄河入海口，水天交界处，因了水汽的蒸腾，常能看到一道纤直而清晰的界线，仿佛天空真的在那里裂开了一道缝隙。诗里说，那是“祖先拉开的弓弦”，此喻神来！望着那绷紧的、无限延长的弦，我几乎能听见后羿射日时那声石破天惊的弦响，能感到那股来自远古的、决绝的力量。而这群候鸟，这群不知疲倦的旅人，它们正“不断修补着天地相扣的钹刀”。它们不是用针线，而是用飞行的轨迹，用生命的律动，在那道狰狞的裂痕上，绣出最温柔的纹路。它们的翅膀，一下，一下，仿佛在抚平天地初开时的创伤。

正当我出神时，有一叶小小的铁皮渔舟，突突

地响着，义无反顾地驶向那片浑茫。它的行进，是如此果决地切开，像一把迟钝的刀子划开厚重的绸缎。这一下，静止的画面活了。“翅膀与流霞开始重新分配光芒。”夕阳恰好烧到了最浓烈处，霞光如泼溅的熔金，而鸟群在这光海里穿梭，每一片羽毛都成了光的导体。有些鸟被镀成了暗金色，像是飞行的青铜器；有些则逆着光，只剩下墨黑的剪影，灵动的、变幻的剪影。所有的光与影，色彩与线条，都被打碎，然后由翅膀和流霞这两位大师，重新调和、分配。

在这瑰丽的交响中，我的所有凝视都变成准星。我不再是一个泛泛的观赏者，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锁定，聚焦于一片羽毛在风中的三次变奏。

第一次变奏，是起飞。一只苍鹭从浅滩上猛然蹬腿，它的翅膀张开、下压，那不是个轻盈的动作，而是充满挣扎与决绝的，仿佛是从大地黏稠的引力中，硬生生将自己剥离。那片初级飞羽在剧烈地颤动，与风进行着最初的、最艰难的角力。这是生命的突围。

第二次变奏，是滑翔。它进入了气流，姿态忽然变得从容。翅膀只是微微调整着角度，那片羽毛也服帖地嵌在翼上，成了完美的空气动力学结构的一部分。它悠然地、仿佛毫不费力地在那巨大的青铜编钟之上巡弋，像一位冷峻的哲人，俯瞰着流淌的历史。这是生命的姿态。

第三次变奏，是远去。鸟群开始向更远的越冬地迁徙，它们汇成一条流动的河流，向着天际线。我盯着的那一片羽毛，早已融入千万片相同的羽毛之中，再也分辨不出。它们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终成虚线。只有那片被它们翅膀拂过的天空，还残留着一丝颤动的痕迹。

我久久站立，直至暮色四合。又是一年观鸟季。鸟来了又走，河黄了又清（在某个短暂的时节），芦花白了又衰。变的，是这些浮在表层的物象；不变的，是那条沉默东流的大河，是那道永恒的天地裂痕，是生命周而复始、奋力飞渡的悲壮与美丽。

我们这些观鸟的人，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，所寻求的，或许不只是看鸟，更是为了在这宏大的时空背景下，确认自身那一点微小却同样在“飞渡”的生命的坐标吧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□张永军

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，薄雾如纱，我们的车驶向青州。我靠窗坐着，望着窗外飞逝的鲁北平原，思绪已飘向那座千年古城。

青州，古九州之一，《尚书·禹贡》载“海岱惟青州”，南依泰沂，北濒渤海，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、文明交汇之地。这里不仅是李清照、范仲淹等名士停留过的文化名城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驿道的重要节点。带着这份历史的追忆，我们渐渐靠近它。

抵达青州，古朴的城门首先映入眼帘。晨光斜斜打在青灰色的城砖上，岁月在每一道砖缝间刻下印记。步入古城，仿佛一脚踏入时光深处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磨得光滑如镜，倒映着天空的湛蓝与游人的影子。两旁是明清风格的建筑，飞檐翘角，木雕窗楣，静静诉说着过往。

沿昭德古街缓行，两旁商铺林立，售卖青州特产、传统手工艺品的小店依次展开。一位老者坐在店铺门槛上，手持长烟杆，眼神平和地望着往来行人。他脸上的皱纹如古城街巷，藏着数不尽的故事。我举起相机，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里透着看尽千帆的从容。

“青州，古九州之一啊，不同凡响。”身旁人轻声说。我点头，心中浮现与此地相连的名字：李清照与赵明诚曾在此度过安宁岁月，于“归来堂”整理金石；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先后治守青州，遗泽深远。他们的身影，仿佛仍徜徉于这街巷之间。

在一处古井旁，我停下脚步。井圈被绳索磨出深凹，井水幽静，映出一小片天。千年以来，多少寻常人家在此汲水生活？井边一位妇人正安静洗菜，这日常的场景，比宏伟建筑更令我触动——历史不仅存于典籍与遗迹，更流淌在百姓日复一日的生活脉动中。

午后，我们来到青州博物馆——这是一座拥有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双重头衔的“宝藏”博物馆，更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。它的旧馆近傍古城，现在已被另辟为艺术馆。新馆布展不过三年，设计者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张锦秋院士。较之旧馆，青州博物馆新馆建筑更宏大、设计更科学，本身也是一座值得一看的汉唐风格作品。我们随着导游的介绍，频频驻足：龙兴寺佛

【此心安处】

□高英

有一棵树，从我第一眼看到它，便长在了我心里。此后，每当我做事受挫想放弃时，它就会浮现于眼前，让我重获力量，坚持把事情做下去。

那是我游览济南大明湖景区时看到的一棵树，在靠近龙泉池一带的湖畔小径旁，一棵并不十分高大也算不上美丽的树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它是从一块大石的裂缝中硬生生“挤”出来的。树旁立有一座小小的石碑，上刻“坚棘开石”四个大字。原来这是一棵棘树，又名酸枣树，此棘发于石缝中，以坚韧恒久之力，在贫瘠的石缝里顽强生长，渐成大树。

细看这棵树，只见它的主干靠

## 从青州古城到无棣古城



教造像厅中，北魏至北宋的佛像静谧伫立。一尊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低眉含笑，衣纹如水波流转，跨越一千五百余年，依然抚慰人心。金彩虽部分剥落，却更显真实——时光能使金身褪色，但对美与信仰的追求，却借由石头永恒传递……

在历史陈列厅，我见到了那件闻名遐迩的明代状元卷——赵秉忠殿试卷。卷面工整峻洁，小楷端庄有力，洋洋洒洒两千余言，陈述治国安邦之策。这份明代状元卷真迹，不仅因其书法精妙、保存完好而珍贵，更因它凝结了一位寒窗士子的人生巅峰，见证着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形态。凝视卷上朱红的御批，仿佛可见那位青州才子伏案挥毫、殿前应对的身影，也使“青州人文渊藪”之称落到了实处。

旁边展柜中，汉代的“宜子孙”玉璧温润莹亮，中间篆书三字清晰如初。这是长辈对子孙最朴素的祝愿。我不由想起无棣古城也曾出土类似纹饰的文物。两地虽异，心愿相通，人类最根本的情感跨越地域与时代，彼此呼应。

走出博物馆，日已西斜。回望青州古城，炊烟袅袅，为这座曾经的“两京重镇”披上温柔的暮纱。它辉煌过，也沉寂过，如今洗尽铅华，以从容之态迎接每一个清晨与黄昏。

回程车上，众人静默，各自消化这一日的见闻。我望向窗外渐浓的夜色，思绪转回无棣——

我们的无棣古城，同样是千年古邑。它位于齐鲁北境、渤海之滨，素有“东升文明之枢，北海瀚苑之府”之称。无棣之名早见于《左传》，历史上因盐兴、因漕运盛，是南北漕运的重要节点，亦为京津门户。

无棣的海丰塔，八角十三层，巍

然屹立，塔下有“唐塔宋寺”之说；吴式芬故居中，这位清代金石大家的“双虞壶斋”曾藏金石珍宝无数，其情怀与青州李清照、赵明诚夫妇遥相辉映——不同时代，不同地域，对文化的珍视如出一辙。

无棣古城没有青州那般完整的街巷肌理，却自有其风骨。大觉寺的钟声、古城墙的残迹、盐场遗址的沧桑，都在述说另一种历史：与海洋、盐业、边防紧密相连的叙事。

若将青州古城比作饱读诗书的文人，温雅深厚，无棣古城则似戍守海疆的将士，豪迈坚毅，带着海风的咸涩与旷达。一东南一西北，织就着山东大地的历史经纬。

车窗外夜色已深，远方灯火如星。我忽然明白，此次采风不仅是空间上的行走，更是时间中的穿越，是与先人对话，探寻文化根脉的精神行旅：青州让我们看见文化如何沉淀与传承；无棣则提醒我们，每片土地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值得倾听与记载。

车入无棣地界，熟悉的风景隐现于夜色。我又想起青州博物馆里那件“宜子孙”玉璧，以及那份穿越千年的祝愿。今天我们以文字、画笔、镜头与研究记录的一切，又何尝不是留给未来的另一种“宜子孙”的礼物？让记忆不被湮没，让故事继续流传，让每座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夜色中的无棣古城静默如守护者。明天，太阳照常升起，我们将在青州之行获得的启示中，以新的目光重新发现故乡深藏的美与价值。

从青州到无棣，不仅是两百公里的路程，更是一次文化的回响与共鸣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## 长在心底的树

近根部的一侧被山石死死卡住，树的主干弯曲严重，几乎与地面平行，但其他枝干一律努力向上，更多的枝条逆着主干弯曲的方向生长，大概这样才保持了树身的平衡，树的主干和较粗的枝干表皮皴裂，如布满灰褐色鳞甲，比较细小的树枝则表面光滑，长满椭圆形的叶子，展示出盎然的生机，而枝条上那些尖锐的刺，颇为醒目。

想当初，一粒小小的棘树种子，不知何种原因，落进石间狭窄的缝隙，没有生存的空间，也没有适宜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，可它没有抱怨，更没有放弃大自然赐给的机会。在烈日的炙烤下，在刺骨的寒风中，在皑皑的白雪下，在瓢泼的大雨中，在逼仄的石缝里，悄无声息地拼尽全

力，竭尽所能地坚持，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过去，它终于撑破山石，逼得山石一点点退让，长成一棵惊艳时光的树。

我不知道，是怎样强大的意志力才使它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挺过来，但我知道，它的身体里一定藏着一颗永不屈服于命运的心。这颗心比山石更坚强，更具忍耐力，从那虬曲苍劲的躯干可以想见它所经受的痛苦、磨难与挣扎。是的，正是对生命的信仰，使它不失望，使它激发出身体里的潜能，争取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，长成一棵生机蓬勃的树。

站在这棵裂石而生的酸枣树下，我知道，这棵屹立于天地之间的酸枣树也长在了我的心底了！